

画中情缘

〔英〕伊莎贝尔·沃尔夫 著
张晶 王海铭 译

The Very Picture of You
ISABEL WOLFF



中信出版社 CHINACITICPRESS

The
Very Picture
of
You

ISABEL WOLFF

画 中 情 缘

〔英〕伊莎贝尔·沃尔夫 著
张晶 王海铭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画中情缘 / (英) 沃尔夫著 ; 张晶等译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3.1

书名原文 : The Very Picture of You

ISBN 978-7-5086-3695-5

I. 画… II. ①沃… ②张…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279981 号

The Very Picture of You by Isabel Wolff

Copyright © 2011 By Isabel Wolff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nville & Walsh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画中情缘

著 者 : [英] 伊莎贝尔 · 沃尔夫

译 者 : 张晶 王海铭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11 字 数 : 245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2-3652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3695-5/I · 343

定 价 : 32.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写给我的婆婆伊娃和公公约翰

我们将要画的是脸，是脸上的表情，还是隐藏在背后的内心世界？

——巴勃罗·毕加索

引子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里士满。

“埃拉……埃拉？”楼梯上传来妈妈的声音，此时的我正弯腰坐在画板前，快速地在绘图纸上画着。

“你在哪儿？”我握紧铅笔，把鼻子画得更加清晰，再给眉毛加上些阴影。“你能回答我一声吗？”现在该画头发了，是有刘海儿的？还是向后梳式？我记不得了。“加布里——埃——拉？”但是我知道我不能问。

“你在你的房间里吗，亲爱的？”远处传来妈妈那轻柔的上楼的脚步声，我在前额的部位画上了一缕柔软的刘海儿，把它涂黑，以增加刘海儿的厚度，然后迅速地加深下颚的部分。在欣赏这幅画作时，我对自己说，这次画得真像。至少我认为很像。可是，我怎么知道呢？他的脸如今已经变得如此模糊，仿佛我只在梦里见过他似的。我闭上眼睛，不，那不是一场梦。我能看见他。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正在散步，脚底感受着从地面升起的温暖。阳光照在我的脸上，他的那只粗大的、干燥的手握着我的手。我可以听见我走路时凉鞋的“啪啪”声和妈妈的高跟鞋发出的“咔嗒咔嗒”声。我看见妈妈穿着绣满了红色花朵的白裙子。

他微笑着，俯身看着我：“准备好了吗，埃拉？”当他的手紧紧

6 画中情缘

握住我的手时，我感到了一阵急促的兴奋。“我们开始了。一、二、三……”当我被举起时，妈妈也转过身来。“哇哦！”当我在空中飞行时，他们俩同时歌唱着。“一、二、三……她起飞了！哇哦！”等我落地后，我听见了他们俩的笑声。

“我还要！”我跺着脚说，“我还要！我还要！”

“好吧，让我们来一次更高的！”他再次抓住了我的手，“准备好了吗，宝贝儿？”

“我准备——好了！”

“马上开始！一、二、三……起——飞——了！”

我的头转向身后，蓝色的苍穹似乎在我的上方摇曳，好像一个铃铛。但是当我回到地面时，我感到他的手指溜走了，当我转过身去寻找他时，他已经没了踪影……

“原来你在这里。”妈妈站在我的房间门口说。我一边抬头望着她，一边用手遮住我的草图。“你能去陪克洛艾玩一会儿吗？她正在儿童游戏屋。”

“我正在……做一些事情。”

“求你了，埃拉。”

“我太大了，儿童游戏屋已经不再适合我——我都十一岁了。”

“我知道，亲爱的，但是如果你能去陪你的妹妹玩一会儿的话，那简直是帮了我的大忙，而且她喜欢和你一起玩耍……”妈妈捋了捋耳后那浅金色的头发。多么苍白和脆弱的神情啊，我想，就好像瓷器。“况且，天气这么温暖，我也更希望你到外面去。”我希望她离开，回到楼下去，但是相反，令我惊慌的是，她朝我走了过来，视线落在了速写本上。我迅速翻过那一页，留一张空白纸在上面。“原来你是在画画？”妈妈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柔软和低沉，“我能看看吗？”她伸出了手。

“不……现在不行。”我真希望自己在她进来之前就扯下了这页

草稿。

“你从不给我看你的画。就让我看一下吧，埃拉。”她已经走到了速写本前面。

“这是……隐私，不——妈妈……”

但是她已经打开了那个活页本。“多么漂亮的一株毛地黄^①，”她低声说，“还有这些常青藤叶子，简直是完美——如此富有光泽；这又是一张超棒的教堂速写，那些彩色玻璃一定很难画，但你却画得这么好。”妈妈惊叹地摇了摇头，给了我一个微笑。但是随后，当翻到下一页时，她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

透过敞开的窗户，我听见了一架飞机的声音，它遥远的轰鸣声仿佛要撕碎这张我不想让妈妈看到的画作。

“这只是在学习，”我解释道，“学画一张肖像画。”我的心跳在加速。

“好吧……”妈妈点点头，“这……很好。”她合上那个本子，手还在颤抖。“我根本不知道你竟可以画得这么好，”她将本子放回桌子，“你真的……捕捉到了一些东西。”她平静地补充道，尽管嘴角的一块肌肉收缩了一下，但随后她还是再次微笑了。“所以……”她拍拍自己的双手说，“如果你很忙，那我就去陪克洛艾玩儿，然后我们再一起收看皇家婚礼。我已经把电视机打开了，这样我们就不会错过开始的部分。你可以画菲姬^②的礼服。”

我耸了耸肩，说：“也许吧……”

“我们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三明治午餐。夹奶酪和火腿可以吗？”我点点头。“我可以做一份‘加冕鸡’——那会非常应景，不是

① 毛地黄，两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译者注

② 菲姬（Fergie）是弗格森（Ferguson）的昵称。这里是指萨拉·弗格森，她是英国约克公爵即安德鲁王子的前妻，两人于1986年结婚，1996年离婚。——译者注

吗！”她用一种突如其来的高兴的语气补充道，“当婚礼开始时我会叫你的。”她朝门口走去。

我深吸了一口气：“所以，我还是捕捉到了一些他的特征？”妈妈看上去好像并没有听到我的话。“这看上去像他吗？”我试着又问了一遍。她明显僵住了。飞机的声音已经消失了，房间里变得非常安静。

“我画得像我爸爸吗？”

我听见她用力呼吸，消瘦的肩膀随着呼气下沉着，我忽然发现一个人的背影竟有如此的表现力。“是的，它像。”她轻声地回答。

“哦，好吧……”她转过身来，我继续说道，“这很好，我真的已经完全记不得他了。我甚至没有一张他的照片，不是吗？”我能听见麻雀们在花坛中的叽喳声。“有任何一张他的照片吗，妈妈？”

“没有。”她平静地说。

“但是……”我的心跳在加速，“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就是……没有。我很抱歉，埃拉。我知道这并不容易，但是……”她耸耸肩，就好像她和我一样沮丧，“恐怕情况就是这样的，”她停顿了片刻，仿佛在说服她自己这次谈话已经结束了，“那么，你想要放些西红柿片在你的三明治里吗？”

“但是你肯定有一些他的照片，不是吗？”

“埃拉……”妈妈的声音仍然很低沉，但随后她极为少见地提高了声调，“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没有。我很抱歉，亲爱的。现在我真的不得不……”

“那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我想象着一个白色的皮质相册，里面的每张照片上都有我父母的笑容，皮肤黝黑且英俊潇洒的父亲身着一身灰色的礼服，洁白的面纱则罩着我母亲那瓷娃娃般的面庞。

她缓慢地眨了眨眼睛：“我曾经有过一些照片，是的——但现在没有了。”

“肯定还有些照片。我只需要一张。”我拿起我的心形橡皮擦，用拇指和食指把它捏弯，“我会把他的照片摆在餐具柜上，那儿有一个空的银色相框我可以用。”

妈妈那双蓝色的大眼睛睁得更大了：“但是……那是不行的。”

“哦，那我会自己给自己买一个相框——我有一些零用钱。或者我可以做一个相框，又或者你可以送我一个相框作为生日礼物。”

“不是相框的问题，埃拉。”妈妈看上去很无助，“我的意思是我希望把他的照片放在餐具柜上——或是别的什么地方，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的心怦怦直跳：“为什么不呢？”

“因为……”她摊开双手，“他已不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埃拉，正如你深知的——他并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停留太久，所以那样做会令人困惑，尤其是克洛艾——他并不是她的父亲；而且这样做对罗伊也不好。罗伊一直都那么慈祥，”她急忙说，“他对你就像父亲一样，不是吗？一位很棒的父亲！”

“是的——但他不是我真正的父亲。”我的脸开始发烫，“我有一位‘真正’的父亲，妈妈，他的名字叫约翰，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为什么我不能见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从不提起他。”妈妈的嘴唇已经变成了一条细线，但我却并不打算停止质问，“自从……我就再没见过他，我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是我三岁的时候吗？”

妈妈将她细细的手臂交叉抱在胸前，金手镯轻轻地碰到了她的手表，发出叮当声。“在你快五岁的时候，”她温柔地回答，“但是你知道，埃拉，我要说的是，那个履行了父亲职责的人才是父亲，罗伊做了任何一位父亲能做的事，但是……约翰呢……”她想转移话题。

“但我仍想要一张他的照片。我可以把它放在这儿，我的房间里，这样别人就看不见它——它仅仅是给我的。”我迅速补充说，“好的，

就这么决定了。”

“埃拉……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没有任何他的照片。”

“为什么……没有？”

她发出一声痛苦的叹息。“它们……全都……弄丢了……”她望向窗外。“……在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她的视线重新回到我身上，“并不是每样东西都跟我们一起搬过来了。”

我盯着她。“但是这些照片应该拿过来了。”我生气地说道，“我是说，你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给我！”我站起身，一只手扶着椅子，努力平复着胸腔内的躁动，“而且为什么你从不谈起他？你从不，从来没有谈起过他！”

妈妈苍白的脸颊瞬间变成了粉红色——就像是我在她的脸颊上刷上了一层玫瑰色的腮红：“这……真的……太难了，埃拉。”

“为什么？”我试着咽了一下口水，喉咙却像插了一把刀，“你说来说去不过是告诉我他已经离开了我们的生活，并且那样对大家更好，但是我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失望的泪水刺痛了我的双眼，“或者他为什么离开我们……”妈妈的容貌变得模糊了，“或者我是否还能再见到他。”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沿着脸颊流了下来。“所以，那就是为什么……那就是为什么我……”我猛地趴到地上，将手伸到床底，拉出我的盒子。盒子上印着“拉威尔”^①的字样，妈妈最好的那双靴子刚买来时就放在这个盒子里。我起身将盒子搁在床上。妈妈看看那个盒子，又用不安的眼神瞅着我，坐下来轻轻打开了盒盖……

第一幅画是最近画的，我用墨水和白色蜡笔画了他的鼻子、头发和颧骨。我很满意这幅画，因为我那时刚学会如何恰当地突出重点。妈妈又拿出了三张画着他的铅笔素描，那是在春天时完成的，在画

① 拉威尔 (Ravel)，一个英国鞋子品牌。——译者注

中，通过仔细运用交叉影线，我终于成功地画出深邃的眼神和具有丰富表现力的眼睛。放在下面的是十或十二幅更早的画作，画的比例全都错了——他的嘴太小了，眉毛太宽了，或是耳郭的位置画得太高了。再下面是五张草图，上面没有任何轮廓线的痕迹，他的脸像个盘子似的又圆又扁。接着，妈妈又举起几张用签字笔画的画，在画上，爸爸、妈妈和我一起站在一栋红色砖房前面，身后是黑色的台阶，一直延伸到绿色的房门前。还有一些鲜艳的广告色绘画，在每一幅画上，他都开着一辆蓝色的大轿车。妈妈又举起一些拼贴画——清烟斗用的烟斗通条做成他的躯干，紫色毯子做成他的衬衫和裤子，还有一簇棕色羊毛制的头发，被胶水粘得硬硬的。在最后的几张画里，爸爸几乎就是个“棍子人”。在其中一张画的下面，我写着“爸爸”，却把首字母“d”的半圆写错了方向，于是“爸爸”就变成了“坏人”^①。

“这么多。”妈妈嘟囔着。她把那些画放回盒子里，然后抓住我的手，让我坐在她身旁。我听到她哽咽了一下。“我应该早点儿告诉你，”她平静地说，“但我不知道该如何……”

“但是……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告诉我什么？”

“因为……它……太难以启齿了。”妈妈的下巴出现了痛苦的凹痕，“我一直希望等你更大一些的时候再谈起这件事……但是今天……你让我无法再回避。”她用指尖压着嘴唇，眨了眨眼睛，然后发出一声悲伤的、痛苦的叹息。“好吧。”她低语道，手落到了膝盖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此刻，婚礼进行曲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直冲到我们的耳畔，她终于开始跟我谈起关于我父亲的事。当她告诉了我他的所作所为时，我觉得自己的世界一瞬间就坍塌了……

^① 爸爸的英文为“dad”，文中称将首字母“d”的半圆写错了方向，于是“d”就被错写成了“b”，“dad”就变成了“bad”，而在英文中“bad”有“坏人、坏事”之意。——译者注

我们在房间里待了一会儿，我问了她一些问题，她一一回答了。然后我把同样的问题又问了一遍。之后，我们便来到楼下，我把克洛艾从花园领进屋，我们一起坐在电视机前，为萨拉·弗格森那波浪般的有着十七英尺长的蜜蜂刺绣裙裾的丝质婚纱而尖叫。第二天，我把我的盒子拿到楼下的厨房，取出里面所有的画，把它们统统丢进了深深的垃圾桶里。

第一章

“真不好意思，”傍晚，电台记者克莱尔一边摆弄着她的小录音笔一边对我说。她捋了捋耳后的一缕提香红头发^①，“我必须要检查一下这个机器，确保它记录了每句话……它看上去有些小问题……”

“别着急……”我不安地偷看了一眼时钟。我真的要马上离开了。

“非常感谢您抽时间接受我的采访。”克莱尔用修剪得非常精致的手指取出那颗小小的电池。我瞥了一眼自己满是污渍的手。

“因为是在广播里播放，所以我们需要录下很多东西。”

“当然。”

她多大年纪？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很确定，因为她化了很浓的妆。现在我知道了，三十五岁，和我一样。“我很高兴能参与其中。”

^①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许多画家都热衷于描绘红头发的女性，威尼斯画派的代表画家提香便是其中之一，“提香红”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红色。——译者注

我补充道。此时，她正把电池插入录音笔，按了关机键。

“我对您早就有所耳闻，又在上个月看到了《泰晤士报》上那篇关于您的文章……”我感到腹部一阵紧缩。“于是我想，您就是我的节目最理想的嘉宾了——如果我能让这个破东西工作起来……”她戳着那些按钮，我甚至可以透过她的粉底看到她泛红的脸颊。

“你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将要成为一名画家？”^①

“嗨……”她用手拍拍胸脯，“都在呢。”

“我知道自己想成为一名画家是在八九岁的时候……”

她笑了笑：“我还担心自己不小心删掉了它。”

“一直以来，我只是简单地画画和上色……”

这时，她按下了“快进”键，我的声音变成了米老鼠式的尖叫，随后再次慢了下来，恢复了正常。

“绘画一直是，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的……慰藉。”

“好极了！”当我从自己的绘画围裙上抠掉一块儿干燥的普鲁士蓝颜料时，她说道。“我们可以继续了，”她看了一眼手表，“你能再抽出二十分钟的时间吗？”

我的心沉了下来。她已经在这儿采访了一个半小时了——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闲聊和整理她的录音笔。可是上第四电台的节目很可能会给我带来另外的订单，我只能克制着自己的沮丧，说：“好吧。”

她拿起麦克风，开始环视我的工作室：“这一定是个很好的工作场所。”

“的确如此……这就是我买下这栋房子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宽敞的阁楼。而且这里的光线很理想——房子面朝东北。”

“还有极好的视野！”克莱尔笑着说。透过两扇巨大的屋顶窗，富

① 此部分斜体字内容为克莱尔的录音笔中记录的谈话内容。——译者注

勒姆皇家煤气工厂那庞大的铁锈色圆顶隐约可见。“事实上，我喜欢工业建筑。”她迅速补充道，生怕冒犯到我。

“我也是——我认为煤气罐具有一些宏伟的特征，而且从另外一边我还可以看到洛兹路发电站。所以，这里完全没有那种绿色的怡人的景致，但是我喜欢这个区，这附近有许多艺术家和设计师，让我有在家一般的感觉。”

“尽管如此，这里还是有点儿‘无人区’的味道，”克莱尔观察着，“你不得不追踪所有沿着国王大道下来的路径才能找到这里。”

“的确……但是富勒姆大街离这里不远。通常，我都是骑自行车去各个地方。”

“你真勇敢。不管怎样……”她快速翻阅着放在玻璃茶几上的活页记事本，“我们到哪儿了？”我将桌子上的一盆风信子挪到一边，以便给她更多的空间。“我们从你的背景开始，”她说，“每周六你都会像十几岁的孩子那样到国家美术馆去临摹绘画大师们的作品，这也是以前你在斯莱德^①教授的基础课程。我们谈过你最欣赏的那些画家——伦勃朗^②、委拉斯开兹^③和卢西安·弗洛伊德^④……我崇拜卢西安·弗洛伊德，”她带着满怀欣赏之情的、颤抖的声音说，“画得非常优美……丰满。”

“非常丰满。”我赞同道。

① 即斯莱德艺术学院（Slade School of Fine Art），它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下属学院。——译者注

② 伦勃朗（1606~1669），17世纪荷兰著名画家，擅长肖像画、风景画、宗教画等。——译者注

③ 委拉斯开兹（1599~1660），17世纪西班牙著名画家。——译者注

④ 卢西安·弗洛伊德（1922~2011），表现派画家，英国最伟大的当代画家之一，偏好人物画像与裸体画像。他出生在德国，是著名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孙子。——译者注

“然后我们谈到你的重大突破——四年前获得‘BP肖像艺术奖’^①。”

“我并没有赢得那个奖项，”我打断她的话，“我是亚军，但他们把我的画放在了竞赛的宣传海报上，这为我带来了几份新的订单，让我可以放弃教书开始全职画家的生活。所以，是的，那是前进的一大步。”

“现在康沃尔公爵夫人^②让你一举成名！”

“我想……是的。当国家画像馆邀请我去为她画画时，我简直太激动了。”

“这件事提高了你的知名度。”听到这话，我感到有点儿畏惧。“所以，你是不是有很多著名的模特儿？”

我摇摇头：“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他们只是单纯地喜欢自己或是自己爱的人被画；其余的要么是公众人物，要么是特殊职业者，他们的画像一般带有一定的纪念意义。”

“那我们现在谈一谈那些了不起的人和出色的人吧。”

我耸耸肩：“你可以称他们为——教授、政治家、工业界领袖、歌手、领导者……还有一些演员。”

克莱尔站在挂在门边的一幅小尺寸无框画前，点了点头：“我喜欢这幅戴维·威廉斯的肖像画——尤其是他的脸在黑暗中若隐若现的感觉。”

“这是一幅未完成的肖像画，”我解释道，“他拥有这幅画，当然。这只是一幅例作，我想用它来确定特写的方式是行得通的。”

① BP肖像艺术奖（BP Portrait Award）是由英国国家画像馆在伦敦举办的年度肖像画竞赛奖项。——译者注

② 即康沃尔公爵夫人卡米拉殿下，她是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的第二任妻子。“康沃尔公爵”是查尔斯王子诸多头衔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译者注